

七月的天空

何诚斌

一夜被雨声吵醒了数次。已入伏，睡觉盖毛巾毯，仍有寒意。天空有着太多的雨，过了梅雨季，还不停止。省城的地下管网，一度出现排涝极限，积水上涨阻碍交通，很多车辆泡在水中，动弹不得。位于长江之滨的家乡，水灾闹了多日了，洪铺镇东西两圩危急，街道被淹；月山镇石门湖区水位不断上涨，大圩及部分河段出现漫顶。

对于人类来说，这是自然灾害，而七月的天空向来如此表达，要么赤日炎炎，要么暴雨不绝。七月的天空，我仰望它，观察它，对视它，现实与印象叠加，自然灾害频发且严重，我的内心总会被一种变动不居的东西敲击，是来自酷热的南风裹挟的阳光，是大雨夹带的响雷，是沉闷的银河划过滚烫的流星，是奔涌并互相碰撞的乌云，是疾速交织的闪电……七月的天空如此丰富多样，变化无常，注定是气象专家重点追踪的目标；而在民间，七月的天空有着老百姓特别留传的经验——谚语灵验与否。

吾乡人民，习惯了梅雨季及汛期，年年都要抗洪救灾。小雨连绵，不会形成山洪，麦子安全收割，倒算得上正常年景。如果接连多天强降雨，那么渠沟、小河很快洪水汹涌、咆哮，往大河、池塘、湖泊奔泄，低洼处的田地最先被淹，接着圩堤受到威胁，一旦决堤将会造成数百亩、千亩，甚至万亩庄稼受淹，还有养殖基地被毁，汪洋一片的大地，是无数人的创伤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饥饿总是与洪水有关。七月的早稻正在扬花、抽穗，离成熟还要一段时间，洪涝中或抢收无益，只能筑堤保圩，与大自然较量。有一年，眼看圩堤保不住了，人们只得抢割早稻，将其磨成糠，人畜同食。

由于七月的大概率洪灾，而全国调粮赈灾难以满足实际所需，这使得人们除了祈祷风调雨顺之外，还有一种“彻底”逃离灾难的办法——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。当年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考大学、当兵提干得到农转非的机会。我曾经生活的小镇有大半人家原本是城非户口，因下放而到了农村，我家便是其中之一，饱受了十年洪涝之苦。后来我家终于户口回城，一如坐上诺亚方舟，有了一本红色的粮油供应簿，无论旱涝都有定量粮油供应。这种城乡差别，曾让我在成为一名工人后，反思身份背后的东西，愈加同情农民。这不是矫情和伪善，至少我的两个姐姐家在农村，她们的户口没能回城，持续多年在七月的天空下，显得那么的无助与无望，我感同身受，内心不安。

除了洪涝，也有干旱的七月，梅雨季尚未结束，或者刚刚入伏，天空就迫不及待地另一种权威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。它就像一个有着极强权力欲的人，不走极端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力量。非涝即旱，被一再重演之后，似乎就是某种天意的暗示了。人类既有人定胜天的认同，也有敬畏自然的皈依，既有人道即天道的思想，也有天理大于情理的观念。古代那些信奉“天人感应”的人，去向统治者谏言，停止什么，戒除什么，革新什么，谨敬什么，实施什么……如王充所言：“论者或谓随人善恶之行也，犹瑞应善而至，灾异随恶而到。”

在七月的天空下，太阳一大早就射出强烈的光芒，老街如同一只重新烧旺的火炉。烈日下劳作的父亲，抬头寻找乌云而不见踪影，那浮于蓝天的几朵白云，分明告诉他没有雨可下。许多人盼望出伏的日子早点到来，虽然它如期而至并不意味着夏天的结束，但毕竟预示着气象的悄然变化。我家屋后有一条河，是我和伙伴们暑期游玩的乐园。母亲说：“头伏龙洗，二伏人洗，末伏鬼洗。”由于水温与气候直接关联，可以在河里洗澡、游泳而不伤及身体的天数，在成人看来并不多，但是整个伏天，甚至立秋后数十天，河里都会有玩水者的身影。我们先与龙一起洗澡，最后与鬼一起洗澡。所谓“秋包伏”，末伏在立秋之后，谚语云“秋包伏，热得哭”，有的人玩水时间过长，着凉生病，其难受之状确实跟鬼差不多了。为什么“头伏龙洗”呢？莫非一场场暴雨，就是群龙戏水引发的吗？

曾经追云而欲飞天的童年，望苍穹寻思“天灾”而经受饥荒的少年，在轰轰烈烈的七月将时光交付书籍，不求甚解于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青年……直到今天，在雨声中连接记忆场景与现实境况，我们依然相信，天空是属于天空的，属于它自有的一切。天空下的灾难，唯有将“生活意志”提升到“生命意志”的人类，才能更有智慧的面对。



美丽乡村

杨青 摄

荷香万里

子薇

在陶辛，雨时下时停。有时候，雨大点，有时候，细雨如丝。那雨丝，是斜斜地飘过来的，如丝，亦如诗，飘落在绿树上、草坪上、荷叶上，唯美，空灵。我把伞丢在地上，任由纤细的雨丝落在身上，凉意掠过肌肤，一寸一寸地往心田里游走。

夏日里，有水的地方便有荷。我家边一条狭长的河流里，有芦苇，有菖蒲，有荷。站在厨房水池边择菜洗菜洗碗，抬眼看向窗外，满眼皆是荷。去池州，烟波浩淼的平天湖里，也有荷。于平天湖畔，拾级而上，一步一步地登上望华楼，一座城池尽收眼底——近处，碧波万顷，绿树如荫；远处，城池辽阔，盛大恢弘。其境其景，套用辛弃疾的词，“何处望池州？满眼风光望华楼。”只是，站在望华楼上，烟波浩淼的平天湖里，并不见大面积的荷，极目远眺，万顷碧波，在阳光下闪着锦缎一样的光芒。湖水的周围，遍植树木，蓝的是湖水，绿的是树木，那般清新干净的景致，亦是美极。

走下望华楼，步行至湖边，才看到浩荡的湖水里一小方一小方的荷，荡漾在盈盈碧波间。我用手机拍下几幅照片，把它们贴在微信朋友圈里，写下一句话：六月，碧波涌动，荷花丰美。

陶辛水韵，多年前赏游过，彼时，一方水域，也有三两条可供游客乘坐的小舟，水域两侧满是荷花，也是娟秀，但是，不过是小家碧玉。这次到得陶辛，万亩荷塘，倘若仅以脚步丈量，似是有些辛苦了。继乘船、步行赏荷之后，大面积的荷花景区赏游，皆以车代步了。兜兜转转一圈下来，我欣喜地看到，辗转经年，曾经的小家碧玉，已然脱胎换骨，成长为让我们惊艳敬重的大家闺秀了。

一方一方的荷塘周围，遍植各种树木以及花草。树有柳树、紫薇、杉树、香樟、杨树、构树。花草有美人蕉、梭鱼草、再力花、菖蒲、格桑花。有一条路，两排巨杉笔直地挺立于步道两侧，在高高的空中，它们的枝叶携手相牵，细雨飘落，我们在绿意盈盈的长廊下，拍照，抑或静静地观赏，惬意而安然。

一些荷在绽放，一些荷在打苞，还有一些荷年华豆蔻，尚且未解风情，兀自月白风清，只把一抹清纯的微笑挂在唇边。这是陶辛水韵人的聪明创意，如此，一些早开的荷花谢了，一些前番打苞的荷花接着绽放，一些曾经豆蔻年华的荷，已经初识风情，于暗中悄悄地孕育了。原本一季的花期，后浪推前浪地，盛开了一季又一季。

在陶辛水韵，满世界都是荷的芬芳。以我有限的写作才能，我以为，所有的香味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世上的芳香，种类繁多，有来自食物的，有来自香水的，有来自花草树木的。再妥帖、我们自以为准确精致的语言，到了香味或者说到了花香这里，顿时变得苍白无力起来。谁能够准确地表达出，栀子花、荷花、女贞花、香樟花的香味究竟有什么界线分明的不同，或者说，没有见过这些花没有闻过这些花香的人，看到文字描述，就能够想象出这些花香的味道？

不仅仅是清水出芙蓉的荷花，便是一柄一柄小伞一样的荷叶，亦有其独特的芳香。那般芳香，有着宽厚雍容的质感，温和，朴实，若以人去比拟，当是属于大智若愚的那种——面容憨拙，性子实诚，乐于攀登，锲而不舍。

拿胡兰成爱用的词来形容荷，亦是妥帖——贞静，端然。这两个词，用到荷这里，可以与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相媲美。

有那么一会，雨渐渐地大了起来，落进荷塘里，沙沙沙沙的。文友桂媛说，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还是满塘鲜荷听雨，更意味吧。那是李商隐的一句诗，彼时，是天气阴沉的深秋夜晚，他想起待自己情深义重的故人，在他愁肠百结时，雨落下来，敲打在满塘的枯荷之上，错落有致，余韵袅袅。一塘枯荷，一场秋雨，衬托着他的秋夜愁绪，于一种低迷的情境里，在冷冷的色调上，点亮一首蓄积轻愁的诗篇。

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取得一些成绩，其它方面若好，便是锦上添花；如若平常甚至平庸，也不会遮蔽他或强或弱的光芒。荷属前者——它是上苍的宠儿，全身是宝，哪怕一粒粒小小莲子的芯，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之所在，其性苦寒，泡水食之，清心泻火。

于蒙蒙细雨里，几只鸟儿凌空飞过，此番情景，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诗，“莫向荷花深处去，荷花深处有鸳鸯。”简短的诗句，却深藏着悲悯情怀。有悲悯情怀的人，我敬重；有悲悯情怀的文字，我喜欢。

所有的花草都是笑意盈盈的，所有纯善的人们都是常带微笑的，所有的笑容都是美好的，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珍视的，与值得珍视的物事人两两相对时，我们是快乐的。

六七月间，满世界，有盛大的荷香缭绕，悦耳的蝉声纷纷坠落进花香里，我们置身其中，幸福，美好。